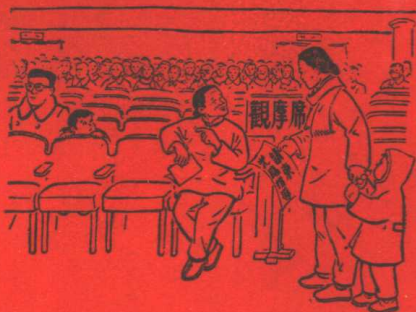


導 指 臨 光

· 隨 筆 選 集 ·



北 京 大 众 出 版 社

隨筆選集

光臨指導

北京大眾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光 臨 指 導

(隨筆選集)

何 羣等作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一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

(6010) 787" × 1092" 1/32 · 2 4/16 印張 4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4,000冊 定價: 0.22元

編者的話

这本隨筆集里所收集的三十篇隨筆，都是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的。

在这次編輯出版時，曾對部分文章作了個別的修改，並且將一些真人真事的文章，隱去了單位名稱或個人姓名。我們所以這樣作，是考慮到作為個別單位或個別人來說，他們在受到批評之後，可能已經改正或正在改正，同時，這樣作，並不失去它的普遍教育意義。

目 錄

光臨指導.....	何 羣 (1)
旁若無人.....	浩 鈞 (3)
讓人操心的隣居.....	刘文典 (5)
珍貴整體.....	尙 樹 (7)
白木箱里的“秘密”.....	楊 凡 (9)
猛醒吧，科長！.....	浩 子 (12)
“衛生科”.....	李以宏 (14)
自覺與被動.....	金 丁 (16)
兩種態度，一個目的.....	彭 軍 (18)
跳出來吧！.....	彭 軍 (20)
折花木的人.....	徐功敏 (22)
如此“理論根據”.....	王書義 (24)
預防為主.....	王蘇民 (26)
一把指揮刀的風波.....	彭 軍 (29)
“旅行”到幾時？.....	士 民 (30)
元氣傷在哪裡？.....	郭明遠 (32)
蓋章機器.....	黃建安 (34)
因“公”易失.....	楊 凡 (36)
甬道工程.....	楊 凡 (38)
儲存幹部的“倉庫”.....	彭 軍 (41)
和耗子和平共居的人.....	向 武 (43)
霉糧記.....	柴向武 (45)

“五谷丰登”.....	矢 鋒 (48)
“自由市場”上的“競爭”.....	姚世光 (50)
关心和厭惡.....	李晴氛 (52)
豈是橡皮擦得掉的?	李晴氛 (56)
乞灵於保証書的“教育”.....	楊 达 (59)
母行兒效.....	趙 珍 (62)
不要忘記教育孩子.....	秦 采 (65)
佔公家便宜的人.....	王佩今 (67)

光臨指導

何 羣

一个戲曲团体排演一个新剧目是很不容易的事：演員眼巴巴地盼到一个認為可以演出的剧本，要在深夜戲散之后抽出工夫，在空冷的劇場圍爐对台詞；在極需睡眠的早半天挤出時間过排；要敦請比較高明的導演來指点。戲大体上排成了，剧团照例就要發出一些請柬，恭請一些有关部門負責同志和專家給予指示，目的是得到一些寶貴的意見，改進演出。誰都可以理解：剧团这样做是对的，这种想演好戲和把戲演好的願望是應該得到同情和鼓励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往往發生一些令人不可理解的現象。

請柬發出了，“觀摩席”也留了，招待員也小心翼翼地准备迎接了，然而开戲后姍姍而來的有些不是什么有关部門的負責同志和專家，而是一些連票号都不認得的老太太、家庭妇女，或剛够“入場标准”高度的兒童，或者是炊事員、警衛員，或者干脆沒人來，有几个“觀摩席”冷清清地空等着它們的主人。

在北京市戲曲觀摩演出中，無論在包場或保留的觀摩席中，同样地有这种現象：本來請的是一位文化館館長，而來的却是年过半百的家庭妇女；發給一些演員的票，常常是家屬拿來看戲；有人設法要到戲票却轉送給別人。

現在大家都在忙，如果有人接到票后因有其他工作或特殊原因而不能看戲，这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既然能够出席看戲，甚至向剧团或演出單位要了票而把票轉送別人，是什

么意思呢？請不要誤會，我絕不是說：老太太、孩子、炊事員、警衛員沒有看戲的資格。如果說劇團單純是為了招待演出而發票，那麼接到戲票的同志拿來分贈友好甚至“闖第光臨”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一些劇團——尤其是小型民間職業劇團並不經常許這種“顧”，他們常常要在其他觀眾站隊買票的情況下保留出最好座位，他們希望得到的是誠懇的意見。

事實上，有不少同志接到劇團邀請觀摩審查的入場券後，確實是抽暇認真看戲，而且事後提出詳盡意見的；即或有時因工作太忙，也會託人代提意見；甚至因故不能出席時馬上把票送還，以便請劇團充分運用這幾張觀摩券。如果說被劇團邀請觀摩的同志確因工作繁忙而要託別人去看，也並不算不負責任；即或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而又無法把票退回，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於有些個別同志並不理解“光臨指導”的意義，他把送票的意義單純看作是劇團請客，只享受“權利”，而可以不負任何責任。這就是上述的怪現象產生的原因。

旁 若 無 人

浩 鈞

公共汽車到了和平門站，在几个上車的乘客中，有一位幹部模样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一个公事包，上了車就匆匆地向前挤。我前面的一位乘客一眼瞧見了他：

“喂，老李，可真少見啊！”

“哈，是你呀，老張！真少見了。最近我常上天津开会去，前天回來，今天又得走。”他把公事包夾在腋下，一手抓住了車中的扶手。

“真是風塵僕僕了。老李，那样公事包要挤丢了，來，我替你拿！”老張关心地把老李的公事包接过来說，“还是这个皮包，也該換个新的了。”

“別看旧，鎖可特別結实，出門我总得帶着它。昨天你們王处長到我們單位去开会，怎么趙处長沒見？”

“你不知道？上月調到別处去了。听說最近还有些人要調动。”

“都有誰？”

“有老朱、老徐他們。”

“老朱也要調？基本建設科誰接？”

“可能由上头派。这回調动可不小呢！”老張对自己消息的“灵通”，似乎是非常得意。

“上回那个計劃，几个單位在会上討論還沒通过，昨天你們王处長在会上說你有几点意見，大家听了覺得很好……”

“好，談不到，不过多少倒是具体一些……”这位老兄在对方的“嘉獎”之下精神越發抖擻，嗓門也越提越高。由“意

見”扯到情況，由情況扯到計劃，由計劃說到規模……他正說得起勁，汽車到了前門站。老李必須到火車站去，老張的“具體意見”也只好就此打住了。

“等我開會回來咱們好好扯一扯。再會！”老李由老張手里接過公事包。

“再會吧。老兄，你出門公事包得當心點，你回北京來找我吧。”老張依依地和朋友緊緊握手。他很關心朋友的公事包，卻忘了他們在一分鐘之前幾乎不僅把公事包里面的東西全盤地托出來了，就連未裝在公事包里的東西也搬出來，公之大眾了。

兩個朋友，過去在業務上又是有聯系的，隔些日子沒見，見了面“寒暄”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他們的“寒暄”超過了應有的範圍。這兩位朋友不擇話題，不擇時間，也不擇地點，在公共汽車里“旁若無人”地談論業務秘密。他們把公共場合當成辦公室、會議室，什麼都談，只是時間不作美，不容許他們充分發揮。否則，誰知他們還會說出一些什麼東西來。可是人家卻約好了：“開會回來”還要“好好扯一扯”，誰知道他們下次又在什麼地方“扯”呢？他們注意下班鎖抽屜，出門鎖公事包，可是就忘了對他們自己的嘴，也應該加以約束。

讓人操心的鄰居

劉文典

北京市東四區山老胡同東半截几所房屋是某機關的辦公處，西半截住的是居民。西半截干干淨淨，東半截却滿地是穢土、亂紙、飄着肥皂沫的髒水，還有十几个大垃圾箱一天到晚被棄置着。一刮風，髒土、亂紙到處飛舞；有時還飛進機關的大門洞里。每天早晨，西半截的居民們各自在門前扫街、潑水，但是從東半截吹來的穢土、亂紙毫不講理地侵害了他們的勞動成果，居民們不禁皺起眉頭說：這樣的機關怎麼能在衛生工作中起帶頭作用呢！

居民們早就給他們的鄰居提過意見了。起初，他們遇到這些機關的勤雜人員，就請他們注意衛生，把街道打掃打掃，但那些人像是沒聽見。後來，居民委員們想了個辦法，在垃圾集中站的牆上貼了一張紙條，上寫：“請協助，愛國衛生人人有責！”但是也像沒有被機關工作人員看見。有一天，熱心的居民委員們來到某機關的院子門口，說要見見負責人，提提這件事。不料一個警衛人員粗聲大氣地說：“有什麼大事嗎？人家可忙着哪！”他們呆立在門口，往里瞧了几眼，只好折回去了。

前些時候，市人民委員會號召全市人民搞好衛生工作，要求機關、團體、居民都要做好街道保潔工作，使自己的責任地段經常保持清潔。山老胡同的居民們又去找機關負責人。這個機關一位負責衛生工作的幹部非常誠懇地對他們說：“對，對，我們一定弄。以後有什麼意見還希望不客氣地給我們提。”居民委員們深深為那位幹部謙虛、誠懇的態度所感動，他們

滿意地回去了。可是僅僅用美麗的諾言是消滅不了骯髒的現象的，每天，西半截的居民還是不得不一條帶一條帶地掃掉來自東半截的髒東西，當然他們在掃的時候免不了要朝着東半截啐幾口。

這些機關難免要覺得“煩”了，因為市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當地公安派出所、東四區清潔隊都派人去提過意見。

前幾天，人們發覺堆在某機關門口警閘後面的那十七、八個大垃圾箱不見了，一位值勤的警衛人員做着手勢說：“我們處長一生氣，叫人把垃圾箱都拖回去了，你看這不好多了嗎？”說完他嘿嘿地笑起來了，可是聽的人卻笑不出來，因為他們看到一大堆垃圾代替了垃圾箱的位置。對於這麼一大堆垃圾，那些機關幹部們卻是視而不見，心安理得，每天照樣滿面笑容地從它旁邊走來走去，有時還站在那些垃圾堆旁邊跟客人們寒暄致意或是揮手送行。

大門外邊如此，那麼大門里边怎樣呢？讓我們到這個機關里去看看。這個機關職工宿舍旁邊的一個窗台上，那兒雙髒棉鞋、那幾個暖壺，從它們身上的灰塵看來，一定在那里呆了不少時候了。宿舍里更是零亂不堪，虧得機關里的人還硬著頭皮說：我們兩個星期以前剛作過大掃除呢！

人們都說，講衛生是有文化和文明的表現，我們不能說這樣的機關沒文化、不文明；但是希望他們不要再讓鄰居們操心了！

珍貴整體

尙 樹

在街上，我曾看到不少行人，一時找不着果皮箱時，就把果皮裝進衣袋或包在手絹里；我也看到過戴有紅領巾的孩子，自動地把不知什麼人丟在箱外的果皮，用棍插起，放進箱里去。我每每為這些“小事”所感動，感覺到我們人民的良好習慣，正在一天天地養成著。

然而，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另外一種現象：有些人只是為了自己方便，隨地亂丟果皮以至穢物。這種人並非完全不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因為我看見過一個穿得很講究、油頭粉面的中年男子，像小偷一樣，先窺伺過四週，然後迅速地把梨核丟進馬路旁的花草叢中去。有人走上去問他，他還說：“你沒有權力干涉。”明知自己那種行為是壞的，是很不對的，卻還要偷偷地去做，做完後還要狡辯，能說這單單只是不良“習慣”麼？

街道上划出了“人行橫道”綫，其目的在於保障行人生命的安全。這是誰也不會懷疑的，人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便自覺地從那里通過。但也有類似唐·吉訶德式的“英雄”，在車輛、行人非常擁擠的時候——亦即最容易出車禍的時候——乘交通民警沒有注意之際，三步兩竄，由禁止行人通過的地方“偷渡”而過，而且還要在站穩腳根之後以微笑來“慶幸”他的“偷渡勝利”。殊不知這“勝利”是以他的生命作賭注的。這實在是愚蠢人幹出來的傻事，而他卻硬要認為這是他的“有辦法”，是“英雄行為”。要不，他為什麼面對交通民警而微笑呢？

看來，這都是些“小事”，無足輕重；可是，我們不能不這樣想，這些對“小事”都要明知故犯，犯後還要蠻橫無理的人，遇到“大事”又會怎麼樣呢？

對這種不守秩序的人講道理，有時是多餘的。不過，我們仍然要告訴他們：我們國家是溫暖的，人與人的關係是互相關懷、互相尊重、互相愛護的。只要你是一個有知覺的人，你就會隨時隨地都感覺到這種溫暖，它始終是在你的身旁，而且一天天地在高漲。不是嗎？走路，有人為你的安全着想；乘車，有人為你的最大方便着想；吃水果，有人為你將果皮丟在什麼地方着想；甚至連你睡覺，也有政府為你睡得安靜，而三令五申地減少你週圍的嘈雜現象。看來，這些也都是“小事”。而這些無足掛齒的“小事”，別人都是如此地對你關懷，何況“大事”？而你又以什麼來對待這種關懷呢？

倘若把這種不良現象看成是“個別”人的事，那我們寫這篇文章就成為不必要了。不，這不是少數人的事——雖然它是少數人幹的。我們所說的溫暖和關懷，不是一件衣服，一粒水果糖，而是整體，是尊重社會公德，也即是說，我們應該首先關懷他人，尊重他人，愛護他人。這樣，他人也就會關懷你，尊重你，愛護你。

白木箱里的“秘密”

楊 凡

某日，有一个工地的医生來到北京火車站的行李房，向車站的司磅員說：

“我們有二十來箱西藥，准备运到工地去。您看……”

司磅員的回答是先得看看貨，必要时得檢查一下。

医生对这个回答感到驚訝，但他是無权阻攔司磅員执行任务的。

於是，司磅員圍着箱子轉，審視着这些大小不一的白木箱子；医生却圍着司磅員轉，審視着司磅員的面部表情。

司磅員要求貨主：開箱檢查。

但医生却拒絕了司磅員的要求，他認為“沒有必要”。

司磅員和藹地告訴他：檢查是为了防止万一，看看有沒有危險品。譬如說，像酒精、鹽酸之類，就不能裝在客車上，可以到西車站，用貨車託运。

但医生却一再声明，並以國家幹部的身份保證：沒有危險品。他还特別強調自己是医生，完全懂得酒精、鹽酸的性。他提出一大堆“困难”，如箱子打开还得釘上、藥瓶子拿出來还得放進去等等，說明不能檢查，以免費事，耽誤時間。

司磅員坚持要檢查。

這不僅使医生为难，而且使他動起肝火來了。他認為司磅員是“机械主义者”。他提出要見車站上的領導人。

在領班室里，医生除去重述並增添了一些“困难”之外，还特別鄭重地表示：这不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工作”，这批藥是运到工地去的，如果不能及时运到，影响了工人健

康，責任可就重大了……。

他在这里糾纏了很久。

“如果一定不讓檢查，那就請你開一個機關證明來！”

領班同志的話，很快地發生了效力：未過兩小時，醫生傲慢地把一份證明書遞給司磅員說：

“這回可以了吧？”

看來，這還會有什麼問題？唯一的問題，就只是裝車待運了。

但是，司磅員却嚴肅地堅持要檢查。

不管醫生如何反對，第一個藥箱終於被打開了。

啊！原來里面滿裝着酒精和鹽酸！那鹽酸瓶子因為未蓋嚴和路途顛簸，鹽酸溢出瓶外，已經把“西藥品名用紙”燒壞了半本！

緊接着，第二個箱子被打開了。

於是，七種危險品，否定了醫生的一切美妙的言辭和莊嚴的保證。如果不是醫生攔住檢查者的手，並氣憤地聲明“不運了”，那第三個箱子裡的“秘密”，將會更有助於我們說明問題。不過，這也夠了。

醫生此刻肝火更旺了，否則，接踵而來的不會是這樣的事情：他用自己的手把他那面“為了工作”的招牌打碎了。

打開的箱子不能不再度釘上。但那些瓶子還未放好，醫生便叮叮邦邦地釘起來。司磅員攔阻住說：

“請你放好再釘，不然，會把瓶子弄壞的！”

“弄壞不弄壞，你沒權力干涉！這是國家的！”

“有權力！怎麼沒有權力？你還是個國家幹部？”說話的是另一位貨主。

醫生“憤怒”起來了。他抓起兩瓶石碳酸，就像摔掉污泥

一样摔在地上，發出沉重而憤怒的聲音。藥瓶粉碎，藥物四濺。

.....

我不想把上面的故事再講下去了。只消提一下，兩瓶石碳酸，所值無幾。它的危害，僅僅是噙了一下人們的鼻子，腐蝕了一塊無辜的土地，而這位醫生的思想和行為以及那些假借“為了工作”做為擋箭牌，說別人認真執行任務就是什麼“形式主義”“機械主義”的論調，是會危害整體利益和國家利益的。

但是，不幸的是，這種論調，我們却經常可以從一些同志的嘴里聽到。看來，他們是為了“省事”，為了“簡化手續”，但實際上這種論調卻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缺口”，多少例子說明，那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以及其它別有用心的人，不正是從這種表面看來是馬馬虎虎、手續不嚴的空子里鑽進來，作了許多危害人民事業的活動嗎？

警惕起來吧，“天真”的同志們，敵人正在那里尋找我們工作中的漏洞呢！